



246
命歌剧

密林啊，说吧

剧 本

革 命 歌 剧

一

密林啊，说吧

朝鮮·外語文出版社·三壤

1974

目 录

人物表	(1)
序 幕	(3)
第一场	(6)
第二场	(19)
第三场	(23)
第四场	(29)
第五场	(41)

人 物 表

崔炳勋——朝鲜人民革命军工作员，伪“区长”。

福 顺——崔炳勋的女儿。

宋明植——崔炳勋的亲家，农民。

英 浩——宋明植的儿子，福顺的未婚夫，后为朝鲜人民革命
军队队员。

李 氏——宋明植的妻子。

朴同志——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

朝鲜人民革命军男女队员多人。

青年一。

妇女一、二。

姑娘一、二、三。

村民多人。

表 某——敌特务。

庸 卓——混进村民中的表某的爪牙。

守备队长——日寇守备队长。

“讨伐”队长——日寇“讨伐”队长。

日寇参谋长和其他军官、士兵多人。

序　　幕

时　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
地　点：北部国境地区一个山乡的山麓。
场　景：皑皑白雪覆盖着参天的红松和落叶松。
　　　　远处巍峨的群山蜿蜒起伏。舞台一侧耸立着一棵古松，树下有一块大岩石。

〔管弦乐奏序曲。幕启。
〔风雪在密林中呼啸。
〔日寇士兵从村子里强拉出人民群众。
〔福顺和宋明植一家也被拉来。
〔醉熏熏的崔炳勋和日寇守备队长、表某从山下的村子里走出来。

旁　　唱　　啊，风雪啊，风雪！密林在风雪中激荡。
表　　某　　听着，守备队长阁下要讲话了！
守备队长　今天，任命崔炳勋为本区区长。（向村民）你们也要跟着崔区长好好地为大日本帝国灭私奉公！
　　　　〔表某、日寇士兵随同守备队长下。
〔村民们不胜惊讶。
明　　植　　亲家，你不是说再过几天就给孩子们办喜事吗，

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炳 勋 亲家, 为了福顺和这孩子(把手放在英浩的肩上)的幸福, 我弄个区长当当有啥不好?

明 植 什么?

〔宋明植气愤异常, 下。 .

〔村民纷纷咒骂, 下。

〔李氏和英浩埋怨炳勋, 下。

〔福顺一直避开群众, 独自在一旁流泪, 这时走近父亲身边。

福 顺 啊, 亲爱的爹爹, 这是怎么回事?

做梦也没想到您会当区长。

日寇侵占了祖国, 害死了我娘,

难道您该走的路就只能这样?

旁 唱 啊, 亲爱的爹爹, 这是怎么回事?

您竟当上了敌人的区长。

〔炳勋没有回答福顺。

〔福顺埋怨父亲, 跑下。

〔风雪狂号, 密林激荡。

〔炳勋孑然独立, 望着狂号的风雪和激荡的密林, 心里的真情话无人可说。

炳 勋 向谁诉说我的苦衷?

对女儿也不能道出真情。

立下的誓言定要坚守,

组织的秘密重于生命。

旁 唱 激荡的密林啊，说吧！
你会了解我的心情。

字 幕 革 命 歌 剧

密 林 啊，说 吧

〔风雪的狂号声愈高，无边的密林激荡。

——舞台暗转

第一场

第一景

时 间： 第二年春天的某一天傍晚。

地 点： 崔炳勋住家的村口。

场 景： 山坡后可以看见正在建筑中的日寇守备队兵营和蜿蜒的江边山岭上的炮楼。春天已经到来。这是被日寇践踏、蹂躏的春天。一簇金达莱花孤零零地开放在通往村庄的路旁。

〔旁唱声中幕启。

〔被拉来修筑日寇兵营的群众扛着原木，列队走过。

〔整个舞台一片祖国沦亡，在日寇的刺刀下充满血泪和民族灾难的悲惨景象。

旁 唱 沦亡的祖国空自迎来春天，
盛开的花朵也好象眼泪潸潸。
待耕的田野只有丛生的杂草，
夕阳西下，苦役中又送走一天。

亡国的悲哀弥漫苍天，

人民的仇恨充满山川。

〔日寇守备队长、日寇士兵和特务表某从工地上。

守备队长 喂，这里也可能有共党分子活动！
表某 是。

〔崔炳勋上。〕

守备队长 崔区长！

“讨伐”队不久要进村，
天亮前给我来个总动员，
兵营、仓库统统盖好，
路也要修，一切准备周全！

炳勋 是。

〔守备队长、表某、日寇士兵下。〕

〔宋明植等村里群众被日寇士兵拉到工地。〕

炳勋 为什么干活慢腾腾？
“讨伐”队就要到村中。
今晚谁也不准回家，
连夜赶活，天亮定要完工。

男人们 这是什么话，连夜赶工！

女人们 春天的庄稼何时种？

众人 我们是白天出仗，晚上种地啊，
区长，你可知道这种苦情？

炳勋 你们的实情谁不知道？

守备队的命令不准唠叨。
再闹就要统统抓走，
关进守备队牢房性命难逃。

〔炳勋来回监工，不断地吆喝群众快干。〕

明植 甘当走狗，乱逞威风，
看不下他那肮脏的媚态、丑行。
天哪，我怎么跟这种人结了亲！
又气愤，又羞惭，没脸见人。

〔炳勋下。〕

明植 我说孩子他娘，不管怎么样，这门亲事也得退了。

李氏 她爹虽然当了区长，
福顺可是个好心的姑娘。
不知咱们孩子怎么想，
还要跟他再商量。

妇女们 姑娘虽然没有罪，
爹当鬼子走狗太凶狂！
你们若和区长结了亲，
咱们从此就断绝来往。
你们若和区长结了亲，
咱们从此就断绝来往。

〔福顺上。〕

妇女一 狗区长的女儿也出来干活啦？

妇女二 你也是跟你老子一样来监工的吧?

〔群众鄙视厌恶福顺，下。

明植 英浩，走吧。

〔英浩难过地站在那里，明植拉着儿子下。

〔福顺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站在那里。

〔舞台渐暗，照明集中在福顺身上。

〔旁唱声中舞台转明，福顺望着在山岗下寂寞开放的金达莱花，感到无限孤独。

旁唱 寂寞开放的金达莱可怜多象我，
无情地遭人践踏悲惨地被摧折。
我孤独的心情有谁了解，
都怨你这当区长的爹爹。

福顺 亲密的朋友已抛弃了我，
体贴的邻居也跟我再没话说。
我孤独的心情有谁了解，
都怨你这当区长的爹爹。

〔英浩上。

英浩 福顺，你一个人在想什么？

尽管人们都把你怀疑，
我还是想继续相信你。
白头到老的盟誓犹在，
怎能忘记，我没有忘记。

福 顺 如山盟誓何尝忘记，
 无奈我是罪人的闺女，
 虽然内心没有变易，
 又怎能和你迎春路上在一起。

〔村里的青年和群众跑上。〕

青年一 好消息，好消息！
 游击队的好消息！

青年们 将军率领的我们的游击队，
 昨夜攻打了北村守备队。

众人 我们的游击队，
 把日寇炮楼也一起炸毁！

妇女们 好消息，好消息！
 游击队的好消息！

青年浩 我们也要跟着游击队，
 把鬼子的兵营烧毁。

众人 战斗吧，
 迎头给敌人一声霹雷！

〔乐曲声中，青年们小声议论。〕

〔敌人密探席桌上。〕

英浩 （向几个青年） 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咱们商量一下。

庸 卓 叫敌人知道了，可要惹大祸呀。

青 年 们 你放心吧。

〔炳勋站在坡上听了一会他们的谈话，喊着走下。

炳 勋 （向青年们）喂，喂！你们不去干活，在这儿干什么？（向明植）我说亲家，年轻人不懂事，在这儿胡闹，你不该管管他们？

明 植 什么，亲家？哼，我可没有跟鬼子的走狗结过亲。
呸！

〔明植向炳勋脸上啐了一口。

〔群众咒骂着炳勋下。

〔福顺伤心痛哭。

〔炳勋抹去脸上的唾沫，万分难过。

〔福顺走近炳勋。

福 顺 爹爹被亲友唾弃嫌厌，
孩儿心里难过不忍看。
请您辞掉了区长吧，
我不贪图那些好吃好穿。

旁 唱 您是看不见女儿的眼泪，
还是看到了也不心酸？
请您辞掉了区长吧，
我不贪图那些好吃好穿。

〔福顺拉着父亲哀求，哭着跑下。

- 炳 勋 远离战友孤身在敌后，
遭到女儿和邻居的憎恶。
一片丹心完成革命任务，
我要忍受悲哀和痛苦。
- 旁 唱 一片丹心完成革命任务，
我要忍受悲哀和痛苦。
- 〔炳勋正要走，发现表某和庸卓上，急忙隐蔽起来。〕
- 庸 卓 表先生，这里的小子们今天夜里要放火烧守备队
兵营。
- 表 某 什么，要放火？……来得正好！我正发愁不知道
谁是共党分子呢！
- 〔表某和庸卓交头接耳，嘀咕。〕
- 旁 唱 奸险的敌人搞阴谋，
这群肮脏的日寇走狗！
那副出卖民族的丑恶面目，
比毒蛇可憎，比毒蛇还毒！
- 〔表某掏出一叠钞票塞给庸卓。〕
- 表 某 时候到，时候到，
灭私奉公机会好。
- 庸 卓 打下埋伏，四面包抄，
不让一个烧兵营的小子跑掉。

表 舜 某 卓 时候到，捞点功劳把赏讨，
 错不了，升官发财没有跑儿！

〔唐卓下。〕

〔守备队长和日寇宪兵上。〕

〔一直躲在一旁偷听的崔炳勋跑出来。〕

表 某 队长大人，可不得了啦！听说那些年轻的家伙今天夜里要来烧守备队的兵营。

守备队长 什么烧兵营？

炳 勋 队长大人，我也发现情况了，正在严密监视着呢。

表 某 队长大人，怎么办啊？

守备队长 (想了一会) 今天晚上把可疑分子统统抓起来。喂，要在兵营的里里外外埋伏下守备队。(向炳勋和表某) 你们要继续监视他们！

表 某 是，遵命！

〔人们跟着守备队长下。〕

〔天空乌云滚滚。〕

〔一阵冷风吹来。〕

〔炳勋一个人留下，思考如何对付即将临到村子里的一场大祸。〕

炳 勋 丛林夜晚寒风阵阵，
 天空袭来滚滚乌云。
 怎样挡住敌人屠刀，
 救出村里的年轻人？

〔炳勋沉思。〕

——舞台暗转

第二景

时 间： 同一天夜晚。

地 点： 崔炳勋的家。

场 景： 舞台一侧有一座小木屋，另一侧是一株榆树和一株开花的梨树。远处可以看见日寇守备队的兵营和炮楼。

〔舞台转明，福顺一个人在捣米。

〔传来杜鹃叫声。

福 顺 夜啼的鸟儿你也孤单地哭泣?
别叫了，你的鸣声使我伤心流涕。
难忘啊，那昔日母亲的慈爱，
怀念啊，那抱有希望的过去。

旁 唱 可怜的姑娘被亲人抛弃，
独自一人在深夜里哭泣。

〔福顺走进厨房。

〔英浩和青年们上。

青 年 一 炸药和煤油已经弄来了。可是今天晚上大门的岗哨检查很严，怎么送进兵营里去呢？